关注儿童剧的今天与未来

编者按 2009年3月15日至29日，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广州市文化局承办的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在广州市举行。10余天里，来自全国17个省、直辖市及中直单位的21台剧目共演出42场，一批题材广泛、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的儿童剧作品，让广大观众特别是儿童观众享受到了一次难得的艺术盛宴。

与上届全国儿童剧展演相比，本届儿童剧展演在题材开拓、内涵深化和艺术手段创新上都取得了崭新的突破，体现了广大儿童剧艺术工作者积极探索、追求发展的奋斗精神，也体现了儿童剧艺术焕发的勃勃生机，显示了近年来儿童剧创作总体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本届儿童剧展演，贯彻落实了中央领导和文化部领导近期关于淡化评奖意识、促进舞台艺术健康发展的指示精神，不仅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儿童剧创作的艺术成就，也使展演成为面向观众、服务少年儿童的生动课堂。为此，本报编发一组儿童剧展演的相关文章，并特别邀请专家就儿童剧创作、市场开拓、人才培养等问题发表看法，共同关注儿童剧的今天与未来。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古丢丢》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西游记》

安徽省话剧院《山里的泥鳅》

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八居半》

喜人的收获

欧阳逸冰

纵观本届展演，喜人的收获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本届展演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的发现”。

儿童话剧《古丢丢》就是这个重大拓进的代表作之一。编导和主演深入到一个“长得不好看，脑子笨，学习成绩不好”的古丢丢的内心深层，独照出她丝特的心灵动态，挖掘出她那长时间被人忽略不计的黄金般的蕴藏。编导以锐利的目光揭示了古丢丢令人惊讶的生活环境——她多次反常地主动向所有人告白：“是我撅折了老师的彩色粉笔”，而所有人却听而不闻。在这样静悄悄的生活表象下，周围人却是“以爱的名义”忽视她的存在。古丢丢用真诚、体贴、自强打破了“忽视”，这不正是具有普适性的人生哲理吗？在单纯中显示丰富，在平常中揭示惊奇，在低矮处崛起高峰。这就是《古丢丢》的可喜成就。

而《我和我的影子》同样是孩子成长中的自我发现。原著与编导十分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形象化的心灵符号“影子”。这个影子经常在主人公李夫米惶惑的时候出现，提出与李夫米完全迥向的主张。实际上，影子就是李夫米内心的良知。在影子的鼓动和支持下，李夫米从弱者走向自强，从单下走向自信。创作者就是这样巧妙地鼓励孩子们自我发现，呼唤良知，歌讲真话，敢于向真理靠近。

《山里的泥鳅》则是打工子女与城里孩子的相互发现。这类题材还有着更深远的背景，广大农村的城镇化是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城里孩子与农村孩子的撞击与融合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向前，向前》也是人的发现，多向的发现。《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是人的情感的发现。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化作当今儿童戏剧创作的强大动力，使儿童戏剧作家、艺术家们冲破了高台教化的因袭套路，倾力于未成年人心灵的挖掘和表现，真是值得令人欢欣鼓舞的大收获！

二、本届展演再次证明，儿童剧越来越精致了。

《西游记》（第一部）精致的演出和制作令人叹服。这次不表现在舞台呈现的精致，更表现在编导者直接针对儿童观众的审美需求，重新组织观剧性情节，刻意强调了率性而为的孙悟空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令人咀嚼出对孩子有益的新解读。

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八层半》没有停留在科普知识的传播上，而是注重了人物情感在历险情境中的变化，主人公对变成了狗的妈妈格外爱护，立志要把妈妈从魔法中解救出来。老虎和北极熊的扮演者除了注重角色自然属性的特征，更注重了儿童化的塑造，博得小观众的喜爱。

此外，《小萝卜头》的导演运用舞台上空的布团创造出奇幻的影像，象征着小萝卜头从重重铁栅中飞腾的自由高录；《小小阿凡提》流畅优美的音乐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我们新疆好地方”；《果果的绿野仙踪》里，有一群可爱的耗子，他们得到了主人公给的糖果，立即受宠若惊：“啊，还有人把我们当朋友！”令人唏嘘；《草房子》里，编导者给我们创造出不少唯美的场景，文学的意味愈加浓郁；《小鸡要飞》里黄鼠狼的扮演者洋溢着喜剧表演才华；《丑公主》的演出细腻入微，层层递进，将世上忽略了的劳动教育巧妙融汇在喜剧情节之中；而人偶同台的《狼孩》，导演悉心创造了5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大画面，大大拓展了舞台的表现力；同样，《第七片花瓣》导演大胆尝试，把木偶作为演绎故事情节的补充，利用近大远小的原理，在舞台上创造近景与远景、全景与特写，也是意在拓展舞台空间；《渔童》载歌载舞，热烈、欢快，充满了儿童剧特有的游戏性；《春的旋律》展示了木偶艺术的机巧和精致，其巧妙的变化令人赞叹不已。

但一些剧目在整体构思上缺乏严整性和独到的发现，或矫情造势，不能感人至深。在一出戏里，编导者难力赘美的主人公老师破蛹变业此地“犯错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硬是赖着家访，打孔了某学生精心安排的离异家庭的团聚。所有这些矫情产生的原因是，急于表现编导者的主观愿望，急于“教育”，而不是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此外，还误解儿童剧的活泼热烈，让整个演出一直在嘈嘈叫，失去了戏剧节奏；抓住了一个得意的情节没完没了地磨叽；舞台调度失去规范，热闹而不美好；忘记了儿童剧的最根本特性——它是给儿童观众看的，而不在于主角是不是儿童；忽视了戏剧观赏的美学原则，有3台戏搬上了不宜观赏的生理隐秘现象。

当然，瑕不掩瑜。然而，不知“瑕”者，安知“瑜”焉？

传承与创新

张 欣

这次参加第六届全国儿童剧的评奖工作，不仅得到，学到，还有一些想到，实属所获颇丰。

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崭火相传、枝繁叶茂，都离不开传承和创新这两大方面。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无法绕开这个前题。

传承这一方面，过去总有一些误会，认为过于较容易，因为大多是在经典作品之上进行另一种解读。但毕竟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又被大众充分接受和认可，因而谨开了万事开头难。殊不知它还有其他的难度，那就是人人都有发言权，都有评判力，要把人们心目中的梦境呈现出来，做得出奖按常，着实不易。

像这次参评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西游记》，给我的震撼绝对非同一般。无论是编剧、导演、舞美、作曲等方面，都施展出各自的才华，都是给原作加分的，这非常不容易。一个团队的合力打造过程，最难的是审美标准的各异，既有个性又统一和谐是不易达到的境界。而这样一个被人熟知的作品，不说说，不耶巧，扎实而不沉闷，拙朴中又有巧思，应该是传承方面的上品。

一直有作家形容创新是一条疯狗，被日夜追逐而疲食难安。这不是一个笑话，因为原创总是难度最高的工作，需要从业人员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尤其是涉及儿童的文学艺术作品，谁都知道，绝大多数的儿童作品是成人为儿童写的，到底什么是儿童真正的想法和兴趣？我们如何鉴定？

我们常说要有儿童的心态，但这次的原创作品所谓的儿童心态，大部分是有明显人为痕迹的大人冒充儿童的想法，我对这种“儿童心态”评判标准持不疑态度。由于在个案分析中的理解和拔高，会让一些相对平庸的东西显得很重要。说得严重一点，我认为这种思路是进了死胡同。大人都如此直观，怎可要求孩子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力？以至于我们认为深刻而有新意的作品，其实并不吸引人，反而担心它是否能卖出票去？如果变成一种创作趋势就更加值得商榷。因为任何戏剧都不能忽视观众，那种无趣和冗长、外加不切实际的滥情，塑料质感的人造关怀，几乎让人昏昏欲睡。我直觉这不是儿童剧的出路。

我当然知道从业人员的艰辛和操劳，但是每一行都是如此。没有人相信眼泪，成功薄里是不记豆腐脑的。更何况，不足和遗憾可以造就空间，我们还有机会去做各种尝试。山在那里，攀登的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一样让人快慰。

感动与期盼

连德枝

有幸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活动，观看了21台儿童剧的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人物鲜明，整体水平比上届有较大提高，这说明儿童戏剧事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

令我感动的是，为参加这次展演，有的剧团因经费紧张，主创人员自己掏腰包制作，自掏路费来广州参演。还让我感动的是，一些青年演员的表演到位，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较强，在舞台上展现的人物形象个性突出，而不是似曾相识或雷同。如《古丢丢》中，演古丢丢的演员在台上松弛自然，把一个脑子虽有些“笨”但一颗善良总为别人着想的小女孩演得非常可爱。《山里的泥鳅》中的泥鳅与憨大柱，演得朴素憨厚不做作，像山里的孩子。还有演城里小狗阿雪和山里小狗阿黄的演员，将不同地域的两只小狗，一个华丽娇气，一个土气憨厚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很准确，为这个戏增添了不少光彩。《西游记》中演孙悟空的李洋，把孙悟空的“神通广大”、“酷爱自由”、“个性解放”演得活灵活现，演员的形体功夫也很精，为孙悟空这个形象添彩。

这次展演中特别比我感动的，是《西游记》的导演张奇虹和舞美设计薛毓杰这两位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对儿童剧的参与。为了将中国的经典文学名著以儿童戏剧形式完美地呈现给当代的小观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和排演中。他们在戏剧界是大家公认的大师级专家，可对儿童戏剧的关注支持却是那样地认真执着，令人敬佩。

这次展演淡化了评奖，21台戏只有4台戏获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其他均为优秀奖，而且各类单项奖也取消了。这样是否会挫伤各院团今后参演的积极性？现在在一些省市，似乎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即只有得了奖，有关方面领导才给拨款，没拿奖就不给钱，因而形成“参演就得争奖项”的风气。儿童戏剧事业是造福下一代的带有公益性的事业，需要国家和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植。儿童剧的演出可以借鉴市场运作的好经验，如通过聚各公司卖零售票、家庭套票等，但票价不宜太高。我赞赏北京市有关方面的做法，即送戏到邻区或去市里的学校上门演出一律免费，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如果各省市也能采取此办法，那全国近4亿少年儿童就将有更多的机会能看到儿童剧，儿童戏剧的发展也能得到促进，那时评不评奖也就不重要了。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观儿童剧展演有感

顾 威

小时看过《马兰花》，过后便极少接触儿童剧，快70岁了，赶上了一次儿童剧展演的盛宴，两周欣赏了21出戏，真是幸事，精神上感觉年轻颇多。当前中国戏剧现状的尴尬，我这个老戏剧人心知肚明，合前辈后台上合下知此多的同行为儿童剧艺术事业吃心沥血，满腔热情，在艰难困苦，市场冷遇中跋涉前行。我望着他们，知道台上这一个多小时背后，该有多少劳动，多少反复，多少委屈，多少牺牲。我感动，我崇敬，在孩子们欢声笑语的强烈反响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和他们事业的崇高。

和孩子们一起看戏对我来说新奇又新鲜，但评委的责任使我不能不思考，未必确当，算是冷眼看去的一些皮毛吧。

儿童剧就是儿童剧，自然，剧都是大人写的，挺难，难在熟悉孩子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思，理解他们的情感，找到他们的视角。不是以儿童为主角就是儿童剧了，不要把大人的剧目，忧虑、思考、兴趣，甚至国家乃至世界面临的难题，都强加在孩子们头上，说大人话，唱大人的调，大人觉得有效，孩子并不买账。有些童话剧，设置的事件，说的话，传递的意思，也有耳提面命、居高临下教育。是引导而非教导，是反映而非瞒造。

狂踩的市场社会风气催化戏剧舞台豪华奢靡之风，形式脱离内容，形式大于内容，玩弊头、耍形式的演出倘若皆是。按理说，儿童剧以其特殊性，可以远离这华丽阴霾，然而，也未能幸免，有些演出布景大而无当，杂乱无章，有时明显是演员（人物）劳景服务；灯光以多取胜，为颜色而颜色，电脑灯无序滥用，变幻莫测，为变而变；有的烟放的莫名其妙，无的放矢；所谓时髦“多媒体”的些演出布景大而无当，杂乱无章，有时明显是演员（人物）劳景服务；灯光以多取胜，为颜色而颜色，电脑灯无序滥用，变幻莫测，为变而变；有的烟放的莫名其妙，无的放矢；所谓时髦“多媒体”的使用，正用反用寓意均可，但不应屋上架屋，意思重叠，或风马牛不相及无实际或联想意义为展示而展示。

儿童剧主体观众是少儿，主要任务是对孩子们进行素质的熏陶、影响、引导、教育，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国家理所应当地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多项收费，素质教育不仅例外地被从义务摆进市场。退一万步说，戏剧的所谓向市场改革，儿童剧也理应是后行者。儿童剧是公益事业，是神圣崇高的基础公益事业，儿童剧艺术家们是教育工作者，是为人生打基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让他们要靠票装玩具一样走进市场，是将儿童剧“市场”或曰家长“市场”，并非他们的分内之事。

为中国儿童剧喝彩

代 路

纵观几届儿童剧展演，不管从题材的多样性，还是艺术质量，一届比一届都有着大幅度的提高。与成人戏剧相比毫不逊色。比如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的参赛剧目当中，既有表现当下校园生活题材的儿童戏剧，如《古丢丢》、《山里的泥鳅》、《向前，向前》、《我和我的影子》等，又有童话题材的（八层半）、（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巨人城堡）等，同时还有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西游记）、（孟姜女）、（小小阿凡提）等。在艺术样式上，既有校园戏剧，又有皮影、木偶、而更可贵的是本届展演还出现了深受孩子们喜爱的人偶剧。表现手段花样翻新，丰富多彩，可看性极强，充满儿童情趣。这次优秀剧目展演，为广州的小观众提供了一次精神大餐。

但满足中也有不足。这次展演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自费前来观摩的3位日本朋友。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戏剧充满兴趣的演员、教授。其中，伊藤巴子女士是中国戏剧界的老朋友，她在日本是一位著名的戏剧演员，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事业，“文革”以前就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谈起日本儿童戏剧事业的情况，伊藤巴子非常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从事儿童戏剧真幸福，你们有政府的支持。每三年文化部还举行一次全国展演活动，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得到文部省的支持。你们演员的生活有保障，而且排新戏还可以得到政府的投资，剧团来广州演出，政府官员还亲自来关心、助威，真让我们羡慕。我们日本一共有330个儿童剧团，全部是民营民营监狱关押、无手无脚的邯郸女孩，在短暂的12年生命历程中，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保持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感人，舞台处理也十分用力，但是或许因为渲染过度，毫气太足，削弱了小女孩本身砥砺进取的艰难感，以及生命感悟的哲学意味。看来如何处理歌颂性的儿童题材，如何把真实题材写得令人信服，不是表面的感动而是精神的震动，在创作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摸索。

高考是中学生无法回避的挑战。这样的题材并不好写，处理的分寸不当，过分强调其重要性，会令中学生反感，如果将高考轻描淡写，又恐引发家长的不满。青岛话剧团大型校园青春剧（向前，向前）（张志华编剧，黄港导演）剧中，“80后”老师姜军来到了一群“90后”高三学生中间，第一堂课，老师就遭遇了学生的挑衅，在冲突中，学生们像一帮疯狂的小暴民，气得姜老师回家哭鼻子。这些学生聪明、活跃、顽皮、富有个性，却因为各种原因，大多学习成绩欠佳，考大学的希望不大。师生之间通过真诚对话，了解了彼此，加深了信任感。为了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姜老师把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兴趣小组，像指挥作战一样，攻克学习难关。《向前，向前》的基调昂扬、向上，充满朝气，有一股战胜困难、迎接挑战、不断向前的冲击力。

近年来，为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孩子们沐浴在幸福的阳光里。儿童剧的发展应当纳入公共文化建设，政府也应当加大力度予以资助和扶持。因为儿童的纯真心灵是一片美丽的处女地，理下什么样的种子，将来就必得接收什么样的果实。

让童年沐浴艺术阳光

宋宝珍

好的儿童剧一定要有好的思想立意，既包括现实题材，也包括神话寓言题材，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马兰花》对勤劳善良的歌颂，还是《绿野仙踪》为找回家园、灵魂、才智、勇气，对OZ王国的寻觅，其间都渗透着对于儿童的品质教育和精神激励。

当今时代的少年儿童面对着纷繁多变的世界，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优越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忍受着应试教育的无奈、家庭变故的伤害、社会问题的滋扰。儿童剧应该向儿童提供最好最美的精神享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给儿童喷蜜甜糕，也应让他们适应粗纤维的味道，因为这于健康有利。

表现校园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揭示儿童面临选择的心理困惑，也是儿童剧无法回避的素材。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第七片花瓣》（李宝群编剧，马路导演）和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我和我的影子》（薛梅根据张之路同名小说改编，胡一飞、李大海导演）都以校园生活为背景，揭示孩子的心理和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前者表现了一个老教师对心灵受到伤害的中学生不舍不弃的挽救，后者表现了男孩成长中自我调节、激励、磨炼意志、品质的故事。

在本届展演中，也出现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剧，这就是重庆市话剧团演出的《小萝卜头》（代路编剧，吴晓江导演）。它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监狱关押、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历史事实，塑造了重庆渣滓洞中的“小政治犯”小萝卜头形象。这个在特殊环境中成长的小男孩，他的不幸遭际、他的纯真善良、他对娱乐的向往、对学习的渴望，对狱外生活的向往、对上学读书的渴望，无疑会对今天的孩子产生心灵的撞击。

但该剧有两个场面在分寸处理上应当注意，一个是妈妈应当知道掩护地下交通线的要紧事，不该轻易把照片交到小萝卜头手上。还有在他食斗争中，眼镜叔叔看到小萝卜头饿得奄奄一息，动说小孩子应当吃饭，小萝卜头桌起了饭碗，结果是妈妈将饭碗打翻在地。这一情节容易使小观众产生错误印象，把对敌人的愤恨转成对妈妈的不满。另外，在大屠杀开始前，母亲哀求敌人留下小萝卜头的性命，也让戏剧失去了气力。当年真实的历史是，一个革命者在走向刑场时，对敌人说，你们在我身上多打两枪吧，但请留下我的孩子。这样真实的历史完全可以移用，怎么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反而显得不那么真实有力了呢？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首先应当还原历史主体——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和优秀品质，其次是复原历史的环境与氛围，再次才是以艺术的方式加以提炼升华，这中间最不可马虎的是历史的真实。

对比柳子剧团演出的《我想种太阳》（王新生编剧，胡一飞导演）也是取材于一个燕赵大地发生的真实故事——天生残疾、无手无脚的邯郸女孩，在短暂的12年生命历程中，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保持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感人，舞台处理也十分用力，但是或许因为渲染过度，毫气太足，削弱了小女孩本身砥砺进取的艰难感，以及生命感悟的哲学意味。看来如何处理歌颂性的儿童题材，如何把真实题材写得令人信服，不是表面的感动而是精神的震动，在创作方法上还有待进一步摸索。

儿童剧创作的深入与发展

刘 平

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创作现象：

一、以儿童的视角开掘儿童的内心世界，从写“事”向写“人”转变，改变以成人的视角创作儿童剧的现象。

众所周知，儿童剧是演给儿童看的，因此不论创作和演出都应该具有“儿童的”审美趣味，这样才能让广大儿童喜欢和接受。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的剧目以儿童的视角开掘儿童的内心世界，以写“人”为主，逐渐改变了以成人的视角创作儿童剧的现象，如《古丢丢》、《山里的泥鳅》、《我和我的影子》、《我想种太阳》等。

这些戏写得虽然是孩子们的生活和内心情感，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让所有的儿童都得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应有的关爱，尤其是如何帮助成绩不好的孩子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当然，这些戏的创作非常完美无缺。比如《古丢丢》对古丢丢的内心情感展示得仍显不够；《山里的泥鳅》在城乡对立方了攒钱帮助苗族姑妈妈治病，竟然去偷咪咪家的狗卖钱，而事后也没有道歉的行动。《我和我的影子》在如何处理本人和影子的关系问题上也不是十分妥当。而《小鸡要飞》似乎还没有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结尾时，作者把自己的一个美好“立意”给轻易地否定了。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提高的。

二、逐渐脱去政治说教的倾向，使儿童剧创作向更高的艺术的层次迈进。

儿童剧创作最忌讳的是写成“教育剧”和剧情缺少感人的艺术魅力。这种现象在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有了很大改变。如《西游记》、《八层半》、《丑公主》、《渔童》、《小小阿凡提》等。这些戏的突出特点是增强了趣味性，不是生硬地用大道理去教育孩子，而是通过剧作自身的艺术魅力去吸引孩子，提高孩子们的艺术欣赏趣味。

在本届儿童剧展演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戏还有《丑公主》（编剧[美]奥伦德·哈里斯，翻译中小剧院，导演刘安古、蔡金萍，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剧中写皇宫里的一位小公主支丝米拉选，由于傲慢任性、脾气暴躁，相貌越来越丑，被邻国的王子米歌尔称为“丑公主”。宫廷游戏历里的女清洁工大胆改变了她。有什么“魔法”呢？女清洁工将善她热爱劳动的热情，教她懂得尊重他人、体贴他人。艾丝米拉达变了，不仅相貌变漂亮了，而且也懂事有礼貌了。该剧的演出对我们的儿童剧创作无疑具有一种指导意义。

此外，上海木偶剧团演出的音乐歌文剧《春的畅想》、河北省唐山市皮影剧团演出的皮影戏《沉香劈山》、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剧院演出的皮影童话剧《狼孩》，都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富于人文精神的主题和充满童趣的表演得到了小观众的喜爱。

儿童剧的今天与未来

专家观点

儿童剧单纯而不简单

李庆成（评论家、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儿童剧剧目的建设，一是应当提倡恢复排演保留剧目。二是应当重视加工提高现有剧目。三是必须认真精心选择新编剧目。近些年来，在创作范围上，现实生活题材不断扩大。如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古丢丢》，关注稍微有点某的学生，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反映，这种新题材的出现对儿童教育、对儿童剧目发展来讲都很重要。儿童剧艺术手段和创作视野上实现突破，还要求我们有一种“大儿童剧”的概念。以往儿童剧供文上只是儿童话剧。充分表现儿童生活，儿童剧的表现形式应当丰富多彩，我们欢迎戏曲、滑稽戏等各剧种为儿童剧服务。

有的成人戏剧家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儿童剧只是简单讲道理。实际上儿童剧和成人剧一样，都应当是深刻的，并且在儿童剧创作中青先应当道求它的深刻性，不能仅仅满足于就事写事或是为游戏而游戏。当然，儿童剧有儿童情趣。而儿童情趣是在艺术形象塑造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物性格刻画中所显现出来的吸引人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儿童剧的情趣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贯穿在整个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中的。

黄维钧（评论家、中国剧协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儿童剧创作的最大问题就是突破不了模式，在儿童剧创作中，教化意识较强，塑造儿童形象单一，老师也总以教化的形象出现。儿童剧的创作题材应该更加广泛。

从儿童剧的艺术手段上看，随着电光、音响的引入，艺术表现手法越来越丰富，取得了较好的视听效果。但不能够一味强调这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剧目的本体，削弱塑造形象和故事讲述的表现能力。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要体现其优长，而不是赶时髦。

谭志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当前的儿童剧首先应该具有一种教育功能。具体来说，就是儿童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应该担负起美学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让孩子能够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这种美学的教育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儿童剧的发展来看，要对传统的剧目进行弘扬，进行加工、创作，使它符合当代儿童的审美。同时也要开创新剧目，以满足儿童多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求。在制作的形式上，近几年在戏剧界存在着一种“大制作、大场面、高投入”的形式。这股风气自然也波及到了儿童剧创作。我想，不应该简单的否定某种形式的存在，但是应该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密不可分。不应该让儿童剧的形式取代内容，或是形式大于内容。儿童剧应该有其独创性。通过儿童剧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密切配合，通过儿童剧的美学教育，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中国的儿童来说，儿童剧应该具有戏剧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内涵。

儿童剧的观众应该首先是儿童，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着21世纪的儿童，他们有着丰富的想像力和极强的创造力。这就要求从编剧、导演到音乐制作、演员、舞美，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能一开始就以创作者或者教育者的身份来自居，而是要求大家深入儿童、深入生活、深入到儿童生活中去，要蹲下身子跟儿童进行对话，理解他们，然后再表现他们。

此外，在创作题材上，儿童剧有历史题材、伟人童年、少年英雄、童话剧、神话剧……在创作形式上要展现艺术的丰富多彩，不能以一种形式概括。儿童剧要特别强调给儿童思想的自由空间，不要束缚了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不要将大人的平庸附加给孩子，扼杀了他们的天性。艺术毕竟是艺术，而不是夫找量生产的东西，要强调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对于孩子来说是唯美者每一出儿童剧都应该是新鲜的。这样的剧目才会好看、好玩，而又充满童真童趣。

淡化评奖意识，接受市场洗礼

代 路（青岛话剧院一级编剧）：关于是否应该淡化评奖，应该辩证地看。奖项过多过滥是然不妥，但过少也不好，容易影响大家的积极性。某家剧管上共设17个一等奖，大家意见很大。为淡化评奖意识，这次儿童剧展演仅设4个奖项，前来参赛的院团也有意见。他们认为，儿童剧是十弱小的戏剧门类，需要通过奖项加以鼓励和扶持。这些年，由评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是屡易见的，许多院团重评奖、轻演出，为了获奖，院团与剧场联合起来聚花招、凑场次，蒙骗评奖单位，剧目获奖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试问，有多少获奖剧目能接受市场的考验？所以，我建议戏剧工作者把视线从奖项身上超然移开，共同去跳望市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观众身上以及票房上，以排演更多让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为最终目的。

杨乾武（北京市剧协秘书长）：戏剧评奖本来是表达戏剧人的艺术追求和实现艺术理想的一种手段，如今异化成了某些剧目、某些演员、某些演员的一种荣誉，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我建议应该合理评奖，通过实际演出水平和市场检验，进行良性竞争。

黄维钧（评论家、中国剧协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儿童剧创作的最大问题就是突破不了模式，在儿童剧创作中，教化意识较强，塑造儿童形象单一，老师也总以教化的形象出现。儿童剧的创作题材应该更加广泛。

从儿童剧的艺术手段上看，随着电光、音响的引入，艺术表现手法越来越丰富，取得了较好的视听效果。但不能够一味强调这方面的发展，而忽视剧目的本体，削弱塑造形象和故事讲述的表现能力。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要体现其优长，而不是赶时髦。

谭志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当前的儿童剧首先应该具有一种教育功能。具体来说，就是儿童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应该担负起美学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让孩子能够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这种美学的教育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儿童剧的发展来看，要对传统的剧目进行弘扬，进行加工、创作，使它符合当代儿童的审美。同时也要开创新剧目，以满足儿童多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求。在制作的形式上，近几年在戏剧界存在着一种“大制作、大场面、高投入”的形式。这股风气自然也波及到了儿童剧创作。我想，不应该简单的否定某种形式的存在，但是应该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密不可分。不应该让儿童剧的形式取代内容，或是形式大于内容。儿童剧应该有其独创性。通过儿童剧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密切配合，通过儿童剧的美学教育，我们希望孩子能够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中国的儿童来说，儿童剧应该具有戏剧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内涵。

儿童剧的观众应该首先是儿童，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面对着21世纪的儿童，他们有着丰富的想像力和极强的创造力。这就要求从编剧、导演到音乐制作、演员、舞美，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能一开始就以创作者或者教育者的身份来自居，而是要求大家深入儿童、深入生活、深入到儿童生活中去，要蹲下身子跟儿童进行对话，理解他们，然后再表现他们。

此外，在创作题材上，儿童剧有历史题材、伟人童年、少年英雄、童话剧、神话剧……在创作形式上要展现艺术的丰富多彩，不能以一种形式概括。儿童剧要特别强调给儿童思想的自由空间，不要束缚了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不要将大人的平庸附加给孩子，扼杀了他们的天性。艺术毕竟是艺术，而不是夫找量生产的东西，要强调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对于孩子来说唯美者每一出儿童剧都应该是新鲜的。这样的剧目才会好看、好玩，而又充满童真童趣。

淡化评奖意识，接受市场洗礼

代 路（青岛话剧院一级编剧）：关于是否应该淡化评奖，应该辩证地看。奖项过多过滥是然不妥，但过少也不好，容易影响大家的积极性。某家剧管上共设17个一等奖，大家意见很大。为淡化评奖意识，这次儿童剧展演仅设4个奖项，前来参赛的院团也有意见。他们认为，儿童剧是十弱小的戏剧门类，需要通过奖项加以鼓励和扶持。这些年，由评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是屡易见的，许多院团重评奖、轻演出，为了获奖，院团与剧场联合起来聚花招、凑场次，蒙骗评奖单位，剧目获奖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试问，有多少获奖剧目能接受市场的考验？所以，我建议戏剧工作者把视线从奖项身上超然移开，共同去跳望市场，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观众身上以及票房上，以排演更多让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为最终目的。

杨乾武（北京市剧协秘书长）：戏剧评奖本来是表达戏剧人的艺术追求和实现艺术理想的一种手段，如今异化成了某些剧目、某些演员、某些演员的一种荣誉，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我建议应该合理评奖，通过实际演出水平和市场检验，进行良性竞争。

市场运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徐 彬（广州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广州市承办这次儿童剧展演活动的初衷不是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我们期望孩子们是这次展演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培育出广州儿童剧市场。为了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有机会看到大量优秀的儿童剧剧目，我们对学校包场实行了免费。我们相信好的儿童剧剧目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儿童剧无论是舞台布置、角色演绎都给儿童以灵感籍和情感激励。学校让孩子在观看展演后，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作文，离教子手，使孩子从剧目中得到启示。有的学生看了好的剧目，对展演有了更大的兴趣，返回来，再去买票观看演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展演活动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为儿童剧团的生存和运作提供保障，不能光靠政府补贴和免费组织学生观看。要在市场运作上，获得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将展演剧目的晚上场和周末场面向社会售票，吸引大量观众。还对社区和老人实行了低票价的促销活动，尽量扩大这次儿童剧展演的影响力。这次展演的运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在充分考虑孩子的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经济回报。

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儿童剧发展的瓶颈

黄维钧（评论家、中国剧协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目前经常儿童剧在创作上、市场运作面临很多问题。实现儿童剧目创作视野的拓展，要培养连续一支包括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美术、音乐的人才，提高人才的素质，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艺术人才，才更能促进儿童剧剧目生产。部分地区存在儿童剧市场的严重萎缩，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剧种。我国有3亿多儿童，儿童剧首至关重要，儿童剧是实现文化重构的一种文化手段，应实现剧目文化演绎都给儿童以灵感籍和情感激励。学校让孩子在观看展演后，将自己的感受写成作文，离教子手，使孩子从剧目中得到启示。有的学生看了好的剧目，对展演有了更大的兴趣，返回来，再去买票观看演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展演活动达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为儿童剧团的生存和运作提供保障，不能光靠政府补贴和免费组织学生观看。要在市场运作上，获得好的经济效益。我们将展演剧目的晚上场和周末场面向社会售票，吸引大量观众。还对社区和老人实行了低票价的促销活动，尽量扩大这次儿童剧展演的影响力。这次展演的运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在充分考虑孩子的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经济回报。

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儿童剧发展的瓶颈

黄维钧（评论家、中国剧协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目前经常儿童剧在创作上、市场运作面临很多问题。实现儿童剧目创作视野的拓展，要培养连续一支包括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美术、音乐的人才，提高人才的素质，有了高素质、高水平的艺术人才，才更能促进儿童剧剧目生产。部分地区存在儿童剧市场的严重萎缩，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剧种。我国有3亿多儿童，儿童剧首至关重要，儿童剧是实现文化重构的一种文化手段，应实现剧目文化

儿童剧创作的现状与发展

刘 茜

儿童剧的题材，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改编。改编或取材自小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在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这类剧目占了将近一半。许多改编根据需要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唐山皮影剧团的《沉香劈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西安儿童艺术剧院的《小小阿凡提》等。在这当中，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草房子》的改编有自己独特的追求，“转换”程度较大，因此也为儿童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小说《草房子》以善于异想天开、顽皮淘气的桑桑的成长为线索，但讲述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每一章都是独立的，分别主要讲述一个孩子或大人的故事。随着一个个人物命运的描述，展开一个个故事，各自发展又最终交叠在一起，构成那个年代一个小村落的生活画卷。但是小说的这种诗情画意和叙述方式如何体现在舞台上呢？

儿童剧《草房子》摄取了小说中几直感很强的手段来体现人物心情和表述事件，刻意安排了几段表现心境的歌，如：两次从“正月”到“十二月”的花和事，两次“八月十五”的许愿，还有“花轿”、“花船”歌等，都起到了优于小说的效果。所以小说作者曹文轩认为：“好的改编是原作的再生，舞台版的《草房子》就是这样一种改编。”它的确“既是小说《草房子》又是另一种艺术品种的《草房子》”。

现在，人们对于这部“另一种艺术品种”的观是不是儿童剧